

SHAOJIANGQINGBAO GUAN FOXIAO GAIL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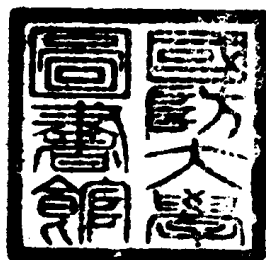
陆 野

肖焕伟

少将情报官 拂晓归来



2 034 4672 5



陆 野

肖焕伟

少将情报官 拂晓归来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少将情报官拂晓归来

陆 野 著
肖焕伟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 插页 179 千字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8,245 册

书号：10355·882 定价：1.60 元

写在书稿前面的话

邓葆光

我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读完这部书稿的。我读得很慢，花费了不少时间。这不仅因为染病的古稀之人体弱目翳，也因为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难免百感交集，思绪纷杂。

对于我这样一个年届八十的老人，以往的一切，无论邪正功罪，已可下公允的历史定论。因此，就个人而言，业已逝去的岁月早已成为陈迹，没有多少价值值得留下文字。两位年轻的朋友却对我的曲折经历感到兴趣，想以文学样式录下片断。他们认为，象我这样一个曾在旧时代生活过的知识分子，从沉沦、彷徨到觉醒的思想轨迹，对于现时青年人了解旧中国的一个侧面，或许不无补益。这样，我就没有理由推诿了。

书稿摆到了面前。对于艺术，我无法提出什么大的意见。但作为一名当事者，我可以对读者说，这本书中所写

的主要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真事。当然，出于写作需要，撰稿者对部分人物和细节作了一些艺术加工，我想读者和我一样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抗战初期从日本回国投身抗日的，如同书中描写的那样踏进了国民党军统组织的门槛。当时，和我有同样命运的专家学者不只我一个。我们根据对日本经济状况的全面了解，确信自己的祖国无论在经济战线还是在军事战场上都是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国民党政治事务中掌握着特殊权力。我作为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中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以及上海地区汉奸逆产处理负责人，个人进退可谓左右逢源。然而，我却在这时陷入了极度苦闷。我无法理解的是，外患既已解除，理应和平建国，何以又重开战端？我没有能力改变时局，我只能作出远离政治舞台、摆脱军统控制的决定。我在上海组建了当时全国唯一的经济研究所，想专心致志于利国利民的经济研究。然而我想错了，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困扰。

就在这时候，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接近了我，给了我以启迪，使我在茫茫雾海中瞥见了一丝光亮。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指引我走上正确道路的是潘汉年和杨帆两位忠诚的共产党人。我进一步认识到，我所服务的那个政权是腐败的，注定是短命的。也就从这时起，一个中国人的良知驱使我向我的共产党朋友提供一些高级经济机密。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保密局严令我将大批财产抢运台湾。我不愿再做愧对历史的事，下决心将

我所掌管的日伪汉奸逆产——几十家工厂和价值五百万美元的首饰，秘密而完整地交给了共产党地下组织。

四九年初我到了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妥善地保护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七万册古籍，并试图以自己微薄之力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一点贡献。不料，因此遭到保密局特务的暗害。在九死一生的关头，潘汉年和杨帆同志给了我亲切的关怀。我终于得以跨过罗湖桥，回到哺育了我的大地。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潘汉年、杨帆冤案的牵连，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如此，对于自己三十多年前所下的决心，我仍至今不悔。一个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却应该把握自己的良知。如能最终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也就可以自慰了。

岁月匆匆，在步入垂暮的时刻，我不免想起海峡那边当年一起共事的朋友们。他们大多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是耆老之人了。彼此所余年月已经不多了，不知还能在有生之日重逢相会否？昔日的恩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想来不该再成为不好见面的理由吧？两边走动走动，大家坐下来谈谈，以聊补思乡思亲之情，这是一个垂垂老人所希望着的。

病卧于榻，无力执笔。向年轻朋友谈了这些想法，并请他们笔录于此，权作一个当事人的读后感。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写在书稿前面的话.....邓葆光

引子	香港。红棉酒家门前的血案.....	1
一	拂晓前的特急密电。“霸王号”专机.....	4
二	古庙钱行宴。富春江，如云似雾.....	12
三	传奇式的金融巨头。200：1.....	26
四	老板失踪！军统财神的苦恼.....	35
五	大逮捕：敲竹杠与当保人.....	41
六	大钻戒之谜。不怕招风的年轻人.....	50
七	异国少女的爱情。踏入炼狱之门.....	55
八	密商。实施“东方”计划.....	65
九	仙乐斯舞厅。来了一位教授.....	75
十	神秘的本家大哥引来妩媚的女经理.....	83
十一	不祥的空难事件。未来是灰暗的吗？.....	89
十二	“闻人”失宠。黄金风潮内幕.....	104
十三	委员长特准秘密调查。胡信义钓到大黑鱼.....	116

十四	情妇？朋友？清慰公司案突变·····	125
十五	侍从室密令。做人难啊！·····	133
十六	保密局召见。连锅端·····	140
十七	阴谋与剖腹亮相。第二次星夜飞回·····	151
十八	临终之前的一片真心。穿游泳衣的小姐·····	165
十九	蒋家“布尔什维克”同志。一针兴奋剂·····	176
二十	国际饭店“鸿门宴”。蒋经国打虎·····	184
二十一	金融巨头连夜南逃。海上闻人稳坐泰山·····	191
二十二	奇兵突袭。他们吵了一整天·····	197
二十三	七万册珍贵古籍。去留之间·····	211
二十四	保险箱钥匙留给谁？最后的晚餐·····	223
二十五	走私船在月黑风高夜归来。有人告密！·····	244
二十六	密信付邮。夜海小划艇·····	256
二十七	秘密贸易战方案。东京，紧急战略情报·····	264
二十八	乱刀砍来。他艰难地走过罗湖桥·····	276
尾 声	迟到了三十五年的表彰·····	292
附 记	·····	298

引子 香港。

红棉酒家门前的血案

1950年9月12日8时12分。

香港。轩尼诗道。红棉酒家。

路上行人稀少。三十多年前的香港远不象如今这样高楼林立、车流滚滚，繁华和拥挤都令人目眩头晕。那时，比起上海来它就象一个俗气的土财主。生活节奏也还是疲沓的，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被亚热带的阳光晒蔫了的懒洋洋的味儿。只是因为一年多来象洪水一样涌来失魂落魄的“白华”，那些胳膊下夹着细软珠宝、携家带着逃亡的南京政府要员、上海滩大亨、广州城的阔佬以及大小县城集镇的乡绅和地痞，抢在穿土黄布军装打绑腿的黑脸膛士兵的前面，一窝蜂似地钻进这个半岛殖民地，使得弹丸之地的房租一夜之间惊人地飞涨起来，才滋生起忐忑不安的紧张空气。

酷暑逼人的白昼迫使香港人养成了夜猫子的生活习

惯。上午八点钟，红棉酒家端盘子的伙计，揉着惺忪的睡眼拉开大门，准备迎接吃早茶的顾客。台阶上下，游荡着两个魁梧的身穿香云衫的大汉。他们无所事事地抽着烟，仿佛等着酒家开门。

这时候，前面的人行道上走来一位中年男子。瘦瘦高高的身材，白皙清瘦的面容，学者一样自尊而从容的风度，完全不同于在烈日与海风中长大的黧黑瘦小的南国土种，使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从内地逃亡出来的“白华”。

中年人悠悠走着，考究的金丝边眼镜后面浮动若有所思的目光。在他身后，木棉树的浓荫下，时隐时现着两个大汉。他们远远地尾随着中年人，佯装悠闲自得却又警惕四顾的神情令人感到形迹可疑。

那沉思着行走的中年人全然没有发觉自己已陷入危险处境。尾随盯梢的两条汉子交换了一下目光，突然加快了脚步。红棉酒家门口的两个男人也开始迎了上来。

突然，一声尖锐的唿哨，前后四条大汉同时扑向中年人，从怀里抽出铮亮的菜刀劈头盖脑砍去。中年人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脑袋，左闪右晃几下，扑过去抱住一个凶手。那凶手使劲挣脱开，随即又挥刀砍去。一声惨叫，中年人倒了下去。这四条汉子一人又砍了两刀，又一声唿哨，刹那间逃得无影无踪。这一场凶杀案，前后只有几秒钟。红棉酒家那个开店门的伙计，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结束了。以至于后来巡捕再三盘问，他什么也说不上来。

当巡捕吹着警哨飞步奔来时，中年人已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们从浸透了腥血的衣服中搜出一张名片：

香港宝丰行经理邓景行

地址：栢士打道228号。电话：27923。

火速赶到现场的巡捕房探长，没费多少力气就下了判断。凶手作案的干净、利落和神速，足以说明这是一桩有组织有预谋的凶杀案。凶器是菜刀而不是手枪或匕首，更说明组织者的老练和周到。万一失风，便可以编造一个普通斗殴案情，从而掩盖事实真相。

第二天，《香港日报》、《星岛晚报》、《华侨日报》，纷纷在头版显著地位报道了这起血案。精明的记者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到，被害者邓景行，原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经济方面的负责人，真名邓葆光。对于这个名字，从上海逃港的达官显贵以及巨商富豪们并不陌生。此人是抗战胜利后，戴笠派往上海的第一名接收大员，在上海经济界曾是显赫一时的幕后实力人物。他所主持的“东方经济研究所”，拥有银行、电台、报纸、通讯社、商行、图书馆、印刷厂、书店、运输行、米店、金号、证券号等庞大商业机构。更令人瞩目的是，研究所的理事长系无人不晓的“海上闻人”杜月笙，名誉所长又是已取代自杀的陈布雷成为蒋介石文胆的国民党中委兼宣传部长陶希圣。

受害人的这一政治背景，使得红棉酒家门前这起血案

显得神秘而复杂。香港警方联想到半年前，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上将杨杰也在这条轩尼诗道上遇刺，不得不审慎起来。这起血案是经济纠葛，还是政治谋杀，或是情场争斗？作案的是本地黑手党，还是台湾的杀手，甚至如传闻那样是共产党“红队”？

这邓葆光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一 拂晓前的特急密电。

“霸王号”专机

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庆。灯火管制早已取消，家家户户从玻璃窗上揭下了象征战争的防震纸条。此时已近拂晓，山城仍在夜雾中酣睡，只有树荫下的路灯寂寂地散发着昏黄的光晕。

罗家湾十九号军统局本部也一片宁静，唯有几幢小楼从树丛中透出明亮的灯光，传来轻微的电报哒哒声。

小楼台阶下，一辆三轮摩托启动了，突然爆响的机器声撞碎了黎明前死一般的寂静。三辆摩托驰出面对枣子岚垭的后门，拐了个弯，沿着路灯昏昏的马路奔驰不多远，便又拐进中二路西南长官公署宿舍“渝舍”西侧的“经舍”。三辆摩托在一幢小花园平房前停住。

咚咚咚，有礼貌的敲门声夹着压低嗓门的呼叫：“邓主

任，邓主任……”

“葆光，葆光，”一条大理石般光滑的女性胳膊从黑暗中伸过来，推着凉席上熟睡的男人。

邓葆光不很情愿地睁开沉重的眼皮。他刚睡着不久。重庆的夏天热得鬼都叫唤，一夜汗流不断，直到黎明前才透出一点凉意，让人能合一会眼。

他没开灯，从枕头下摸出眼镜，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线穿上长裤和短袖衬衫。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整整齐齐的。赤身裸体只穿条三角裤衩开门，既失自尊，也不礼貌。他是读书人，不比行动处下面那些打手。

秘书室的值班员候在门外。“邓主任，毛主任请你立刻去一下，有要紧事。”

说罢，他又去敲隔壁的门，那是上海实验区主任王一心的家。

什么事这样紧急？天很快就要亮了。这事难道跟王一心也有关系？经济室的工作向来跟哪个部门都不搭界呀？

“又要出去？就不能等到天亮？”黑暗中传来睡意浓重的娇嗔。

朦胧的阴影中隐隐露出一个半裸的玉体。因为天热，没穿睡衣，只在身上搭了条浴巾。那娇憨的睡姿，流畅而优雅的曲线，使邓葆光联想起“睡着了的维纳斯”这尊古希腊雕像。邓葆光坐到她的身边。现在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位外国少妇。高贵典雅的额头，挺拔高耸的鼻梁，垂阖着的浓密长睫，甜美诱人的嘴唇，以及象大理石一样在

朦胧中闪烁着梦幻般光泽的肌肤，宛如一位纯洁的天使。邓葆光心中荡起柔情的涟漪。整整十年了，他觉着仿佛还在度蜜月。

是的，尼娜是邓葆光心中的爱神。

“我到机关去一下，你睡吧。”他在德国籍妻子光滑的额角亲了一下，走出门去。

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在办公室等着。

在黎明前被紧急唤醒的是三名少将：军统局上海实验区主任王一心、军统局经济室负责人邓葆光、军统局别动军参谋长尚望。

“对不起，将各位吵醒了。”毛人凤谦卑地客套着。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谦逊。一来在军统局这是习以为常的事，二来彼此都是平级，某种程度他还比在座的三位握有更大的权力，因为他是戴局长的总管家。然而，他生就一副小公务员式点头哈腰的样子。邓葆光讨厌这种毫无内容的模式化的微笑，总觉得象吞了癞蛤蟆似的不舒服。

“局长的急电，请各位过目。”毛人凤递来文件夹。

“特急。绝密。着王一心、邓葆光、尚望三人即刻赶来淳安，不得延误。洪森。”

在座的都晓得，洪森是老板去年启用的化名。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水忌土，因此化名非水莫属。至于淳安，邓葆光早已听熟了这个地名。他知道这是一个傍山依水的小

镇，深藏于东南浙西大山之中。抗战期间，他一手谋划的“通济公司”在那儿设有办事处，专营从上海沦陷区走私战争物资的经济作战，成了军统对日经济作战的前线指挥部。前不久，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将前进指挥部开到了那儿。但是，老板叫他去干什么？是通济公司的事？可王一心和尚望跟这事毫不搭界呀？

“都安排好了。专机八点钟起飞，送你们到福建建瓯美军机场，再乘我们运输大队的大车去淳安。”毛人凤笑着说，“梅乐斯要到建瓯视察，一起走。”

“什么任务？”邓葆光扶了下赛璐珞眼镜架。

“就这份电报，其它我也不清楚。”毛人凤十分抱歉地笑笑，“请各位先准备一下，吃完早饭汽车送三位去机场。老板吩咐绝密，诸位当然不需要提醒。随身衣物，派勤务兵回家去取。夫人那边，我去打招呼。家里的事，就请放心好了，我们会照应的。”

邓葆光看了下手表：4时37分。

在食堂用罢早餐，邓葆光请王一心等汽车开来时打电话叫一声，就回到经济室那幢小楼。他想在出发前见到秦启川，他的家眷不在重庆，总早早就到办公室。

秦启川原先是傅作义将军的宣传处长，因为才华和实干精神深得将军厚爱。抗战初期，军统华北站站长马汉三，密告秦启川是中共地下党。戴笠便设下圈套，以开办军政训练班为名将他诱来重庆，原本打算命人活埋，后来

傅作义将军多次亲自出面担保，戴笠仍不肯放虎归山，便将这个中共嫌疑分子放到邓葆光的经济室监督使用。这样既可以留用为借口搪塞傅作义，又可控制于掌心随时投入渣滓洞。秦启川来经济室后，主编《各地经济行情》，每周一期，专送蒋介石阅。不久，邓葆光便对这位中共嫌疑分子的刻苦勤奋和独到见解产生了敬意，两人很快便成了好朋友。

邓葆光确实是个傻得可以的书呆子，竟跑去向戴老板推荐：“秦启川是个人才，让他当经济室主任吧。”邓葆光想把自己的主任职位让给秦启川，自己做副手。戴笠倒愣住了：“你说什么？”老板发愣是不无道理的。当时，军统经济室掌握着五种大权。一是对日经济作战权及经济情报权；二是国家总动员会议对敌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委会的领导权，该委员会是行政院下属各部联席会议的决策机构；三是购买敌后物资的管理权和运输权；四是封锁物资外流的缉查权；五是经济检查大队对物资的管理权。如此重要的职权怎能落到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手中？邓葆光真诚地说：“秦启川将经济室工作负责起来，我就可以腾出手多做点戴先生交待的事。”戴笠半真半假地说：“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同情共产党？”邓葆光直率地说：“我才不管他这个党那个党，那是你戴先生的事。我只知道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戴笠沉吟道：“他是不是共产党还没有搞清楚……”邓葆光说：“你戴先生还怕一个共产党？”戴笠笑了。也许出于对邓葆光的厚爱，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豁达

大度，他竟然批准了。自然，那只是挂名的主任，但无论如何，秦启川的处境毕竟好多了。

为这事，军统内部的“磨擦专家”潘其武没少在背后嚼舌头，说他邓葆光狡猾，以此表明自己不求名利，甘当“无名英雄”，从而讨得戴老板的欢心。这话传到邓葆光的耳朵，他只是付之一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邓葆光当初确实确实是真心推荐秦启川的。

“老邓，今天这么早？”秦启川推门进来了。这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操一口山西腔的北方话，蓬乱的头发，灰不溜秋衣着，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他将一份报纸放到邓葆光面前：“毛泽东真要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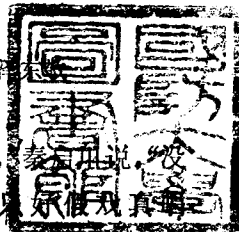
邓葆光打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新华日报》，上面赫然刊登着一份电文：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庚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老头子本来是做戏给美国人看看的，秦启川说，‘没想到毛泽东有这一手，真敢来重庆。现在好了。’”